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
第十六回 發痴夢哀訴來明女 動笑聲靜中悟本元

話說眾姊妹正被翠黛一番痴氣，笑得抱腹絕倒。忽然轟天一聲，水母女士撒了碗箸，捶胸大哭。嚇得眾姊妹面面相覷，不敢則聲。水母女士哭了幾聲，起身便走。眾姊妹扯住道：「姐姐又往何處去？」水母女士睜目說道：「干鳥氣麼！十七八代亡國賊，兀的不是賤男子，還是咱們雌貨。咱老娘止是要殺野豬去。」說罷，氣憤憤絕裾而去。眾姊妹互為之不樂。瑤瑟亦覺掃興，草草席散。綺琴、朝霞、輕燕三人陪著瑤瑟談些學問，講些時事。止有翠黛一人，散了客，歸到寢室，悶悶不樂。不免抱頭痴想一番道：「為何世界的人，丟了太平安樂不享，定要尋戰爭？為何自己有了國，還要奪他人的國？為何能殺人、能奪國，便道是極文明？為何你爭我奪，全沒一人判定曲直？」將這四個題目，翻思覆想，越想越愁，越愁越悶。說不盡一場苦楚，表不出一副心腸。看看想到閃這裏，燥出一身汗來。

止見窗外一輪明月斜射入房，照得滿室如畫。翠黛就月下起來，將壁上掛鐘一看，已是十二點。取了一身紗衣，全身換了，順手在書架上取了兩本書，步至露臺，取了一張安樂椅坐下。將書揭開一看，是本《列女傳》。翠黛歎道：「唉！這是用不著了。」再看第二本時，是本法文《約翰亞爾德傳》，上面寫著「救國女子」四個法文。翠黛想道：難道這女子，凡是國家他都能救麼？再看下文道：「耶穌降生某年某月某日，我法國救主約翰亞爾德誕生。」翠黛沉吟半晌道：「這文似屬不妥。倘有人將法字改作中字，約翰亞爾德字改作我翠黛，豈不是我翠黛也是位救主？」再看下文：「此女幼而而有志，長而愛國，有獨立自尊之精神，剛勇不拔之氣概。所以能以盈盈佳人，起將墜之日，纖纖素腕，挽既倒之浪。」翠黛驚道：「據這樣說來，難道女子真可救國麼？這女敢莫是天生！」再看下文：「此女生於寒賤，長於牧家。」翠黛吐舌道：「難為他，難為他。我翠黛論年也與他差不多，父親也曾署過總督，入過內閣，兄弟也是江北候補道。一非寒賤，二非牧家，為何我翠黛偏做不到呢？」正是不想不嘔，越思越愁，丟了書，倚著椅兒，長歎幾聲，恨不得將這身子一刀一繩，出了這口痴氣。

忽聞後面一人說道：「娘子為何長歎？豈不聞英雄造時勢，時勢鑄英雄。」翠黛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位面生女子，蓬頭散發，身著古裝。翠黛氣道：「你教我將甚法兒造來？你教我將甚法兒造來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娘子，目今陰陽代謝，大運已交，四十八位豪傑，七十二位女博士，都在你們分內。娘子事前不做，後悔莫及。妾乃大明國女，止因外族進關盜竊我國，我國人民不知振作，坐受殺辱，同歸灰燼。妾生前被奸，死後被裂，奇冤異辱，痛心徹骨。娘子前車之覆，後車之鑒。無心則死，有志竟成。」翠黛聞言，愈發急道：「我取我的心兒給你瞧瞧！我取我的心兒給你瞧瞧！」順手在旁邊抽出一刀，向心窩一挖，一陣疼痛，大叫而寤。原來南柯一夢，透出一身冷汗來。視房內電燈，猶自明亮，月移樹影，已上窗櫺。回想夢中情事，歷歷猶在目前。

翠黛歎道：「方纔聽那婦人說道：四十八位女豪傑，七十二位女博士，都在我們分內。難道天公真要我翠黛幹甚大事不成？唉！國家事情盡多，沒人幫忙，我翠黛一人，怎能幹得周到？便是幹得周到，又從何處幹起？」想了一番。「這天公真是糊塗，不爭我翠黛移山填海，天也翻了，地也覆了，大家散了場，都不要這世界了。」左思右想，實在沒法。好容易挨到天明，歎了幾聲，爬起來，穿了衣，纏了帶，走出房來。侍女打來水，洗了面，望欄外一看，「咳！奇怪。天也比昨日不同，好似有些昏昏沉沉氣。眾姊妹來來往往，不知心內想幹些甚事情？又不知何故，眾姊妹望著我一聲大笑？」翠黛倚著欄杆，重復沉吟一番，氣道：「拚著性兒，連這身子都不要，便爽快了。」沒奈何，重至房內，合衣悶臥起來。

話說眾姊妹見翠黛隔了一夜，不知何故，精神恍恍惚惚，顏色也憔悴了幾分，大家共為驚異。瑤瑟見這情景，恐眾姊妹昨夜有甚言語，傷感了他，心中好生不安。與眾姊妹同到翠黛房內，再三盤問，翠黛止是不聲。眾人沒法，挨到朝膳時候，好容易三呼四喚，喚得他起來。剛纔坐著，拿著箸低著頭，又自沉吟。眾姊妹議道：「先前雖有些痴性，從未見這般光景，敢真思家麼？」瑤瑟問道：「他還有甚親屬沒有？」綺琴笑道：「他的父親楊自成，有名的頑固主政家，娘子還不知道麼？」瑤瑟恍然道：「呵！原來是他的女孩兒。可謂犁牛駢子。但楊自成三年前已被刺死了。」綺琴道：「他還有個兄弟是江北候補道，聽得近來很紅，委辦督銷局差事，兼充江北大學堂總辦。」瑤瑟道：「呵！原來如此。定是思家無疑了。」眾姊妹彼此談論一番，又研究些音樂。雖然座中少了一位女友，喜得輕燕、朝霞工謔善笑，尚不寂寞。晚間，見水母女士，腰間佩兩個血淋淋的人頭回來，用了膳，去了。眾姊妹習以為常，也不為怪。止是翠黛痴病愈作，終日沉臥，連用膳都喚他不起來了。眾姊妹沒法，止得由他自去。

過了幾日，瑤瑟告辭要行，眾姊妹那裏肯放。瑤瑟不得已，再勾留數日。止是有事在心，按捺不住，因對眾姊妹說道：「我非不欲久住，原奈國家大勢已急，我等趕緊一日，便多預備一日。現今各國勢力，雖在我國已布得齊齊整整，但尚有權力不到之處。我等今日不乘舊政府未滅之時，趕緊自立，將來落於各國之手，那獨立一事便是痴心妄想了。我看世界自後膛槍發明以來，便無既亡而能復立之國。想到此處，真令人寒心喪膽。故我們今日，正當一發千里之時，尤不可不趕急下手為是。」綺琴歎道：「娘子講到這裏，我也不能復留。但不知娘子要往那兒去？」瑤瑟道：「鄙意欲往各處考察各黨情形，一面聯絡，為他日共和獨立之舉。」綺琴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即時治酌，與瑤瑟餞行。席間少不得有番惜別話，眾姊妹各有饋遺。後槽內牽出馬來，眾姊妹送出洞外。大家依依難捨，揮淚而別。眾姊妹見瑤瑟去得遠來，相將回院。剛上得樓，聽得翠黛一聲大笑。正是：